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长篇报告文学卷

# 盗猎揭秘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长篇报告文学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## 目 录

引言：应当是关于盗猎者以外的随想 .....	( 1 )
一 .....	(13)
二 .....	(115)
三 .....	(221)
后记：也是对动物命运的困惑杂感 .....	(312)



## 引言：应当是关于盗 猎者以外的随想

现在，没有什么人不相信，生命起源于海洋；当我们成为脊椎动物后，爬行着告别了广阔的水域，伙同其它物种行走于陆地时，那时我们与自然界里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；但是，当我们的双膝一点点离开大地，脱离了与兽群为伍的处境，开始用直立的姿态奔跑时，物种歧视应运而生了，“人类优先”的生存原则被创立出来。

地球上出现一个既大口食草也大口吃肉的新的种群——那就是我们，自称地球上惟一会思维的人。为了奠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主宰地位，我们是一路“吃”着地球上所有的野生动物成长壮大的。稍稍让我们人类感到不快的是，还有零星的动物也会偶尔吃掉一些个体的人。这一点，让我们感到兽性的存在与冷酷。

从此，人性便带着温情被我们自己锁定，并一点点推崇成为生存的最高精神宗教；兽性，自然而然地成为唾弃的道德标准。



## 盗猎揭秘

人性与兽性，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对立起来。

吃掉一切野生动物，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人类与过去的伙伴，变成了美食者与山珍野味的关系。

从此，人类理直气壮地拉开了与野生动物们感情上的距离，最后上升到任意追逐、肆意屠杀的娱乐美食境界。

在众多让世人震惊的雕塑大师的作品里，我们看到兽性从人的胸腔里挣扎而出；在尼罗河的边上，我们看见人的头颅从巨大的石狮脖腔里长出来；在蓝色的海洋里，我们看到人和海洋生物杂交而出的品种——美人鱼；半人半马的雕塑，泛滥成灾立在欧洲所有的建筑物上；即便在宽容度无限的佛教里，你也会经常见到降魔者脚下踩的大多都是怪兽……不知道是人类怀念它曾有过的历史，还是利用兽形来表达自己的咒语？或是对简单地分离人性、兽性始终不满，想使两者嫁接到一起，重归当年的和谐？总之，它被我们创造了出来，如同一个个现代谜语，摆在了人类面前。

人性与兽性，也一直被作家放置到作品里进行人为的厮杀、搏斗。最终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个醒世的哲理：人性战胜了兽性。可是，在这个星球上，从我们睁开眼



睛所看到的现实，都是人在用各种手段方式戕害动物，还没有见到动物手持利刃剥离人皮的现象。

人，是制造冤案的最大赢家，这不仅表现在歪曲兽性上，还表现在对待自己同类上。

在哲学上出现一个倒置现象：兽性在人的身上表现的那么充分，人性在动物身上保存的那么完整。

童话里，狐狸的奸诈、大灰狼的凶残、乌鸦的晦气、猫头鹰的不吉利、蛇的暗算、黄鼠狼的迷惑手段被莫名其妙地在儿童心理普及，直接影响到后世对待动物的观念。

动物妖魔化由此而全面形成。

一方面，我们对动物妖魔化，竭尽诋毁之能事；一方面，我们利用动物美化自己；我们将裘皮、狐狸皮、貂皮……从它们身上冒着热气剥下来，经过原始的发酵，手工作业剔尽油脂，现代机器制成昂贵的时装，便成为世界上所有靓男俊女们富有、地位、美丽的象征。

动物的皮毛，被人们称为“软黄金”，由此可见我们剥皮操刀的动力了。

在人类将地球上的物种，从地里吃到地面，从地面吃到天空，又从天空吃回到海洋，咬牙切齿快要吃光它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与胃口，才步调并不统一地走进教堂，开始进行自觉和非自觉地的忏悔，祈祷它们逢凶



## 盗猎揭秘

化吉。因为，我们发明了一个词语：在我们饕餮之后，它们的种族已经濒于灭绝了。

人类不能太孤寂。太寂寞的地方，是不能建立权威的。在地球上，人，还是需有一呼百应的，要保持他的权威的。

于是，各种新闻媒体，也将动物称之为：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邻居。尽管没有什么人，将自己的房屋设计建筑在动物园里面。

公益广告也打出警告自己的戒句：地球，并不只属于人类。显然，也属于所有依附在这颗星球上会喘气的生灵们。所有的生命，都有与我们一同生存下去的权利。

20世纪，并不仅仅属于人类。

人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，它的标志就是：人兽可以共存一个星球。

自古以来，我们虐杀动物叫：狩猎。

现在，同样是此行为，被法律定型为：盗猎。

但是，法律从来就不能制止事故发生。它的全部意义在于：等待事故发生完毕，制裁时有了定罪依据。

生活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、马尼托巴省和艾伯塔省三角地带的大草原榛鸡，和我们科尔沁草原上的野生乌鸡外表一样，不同的是雌性在脖子两侧各长着一个气



囊；这是大草原榛鸡的显著特点。从 1940 年起，加拿大政府就禁止猎杀大草原榛鸡。到了 1967 年，大草原榛鸡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。按人们的设想，此品种应该进入疯狂的繁殖时期。但是，事与愿违，大草原榛鸡到了 1990 年，奇迹般地从加拿大三省之间消失了。大草原榛鸡灭绝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最后，研究结果，给了与我同行的盗猎者提供了反驳我的理论根据：大草原榛鸡的灭绝，是栖地减少以及草地退化造成的。

在我接触的近 200 多个各个层次的盗猎者，没有一人认为动物是由于狩猎而走向濒于灭绝的。

于是，盗猎者并不愚蠢地让我解答：恐龙的灭绝，是由于人狩猎而致吗？那时人类还没有冒出海洋地平线。人，对大自然动物真有那么大的主宰能力吗？若是那样，全国人民除四害，到现在也没看见四个品种里哪一个绝种了？

同样，他们对于在榛柴棵里或雨裂沟沿下毒药猎杀飞禽走兽，也是深恶痛绝的。

他们认为，这样一群群整体药死，不出几年就会将这一带的飞禽走兽药绝。

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数字统计：面对有 21 只的野鸡群，用枪击猎杀方式最多一次可捕获 3 只；而用投毒下药办法，一次可得 21 只。有时在药杀现场，还能得到



## 盗猎揭秘

狐狸、貉、獾、鹰、秃鹫等，因为它们误吃了毒药死的野鸡或沙半鸡，使自己中毒同归于尽。最不幸的是漫山遍野觅食的狼，见到死去的动物，连撕带咬混个肚饱，不出二里地一声尖叫，便成了绝唱。

京城，不时有好心朋友提醒我，在深山密林露宿，在草原上行走时，注意狼群出动，别出危险。我总是定定地看着他们，然后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：从1996年冬季到1999年冬季，我或是团伙或是个人驾车，走遍了锡林郭勒、科尔沁草原、兴安盟三角地带所有的丛林、河流、麦地；无数次露宿在罕山林场的白桦林里、遗弃的种地人的地窖里和牧人的毡包里；无数次风雪交加地从阿拉坦大坝直入霍林郭勒腹地，从乌拉盖东斜着插入内蒙古武警农牧场所在地，其范围在1500多平方公里上，只见过一群狼的踪影。那群狼还是因为风雪太大，迷失方向，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误入我国边境的。

草原上的狼，基本上已经被人药杀到非常可怜的数字。但在我们某些媒体与艺术作品里，狼的形象一直不佳，即便不列入该杀绝对象也列入对人类凶残的黑名单，其冤案平反无日可待。其实，没有狼的草原，是瘟疫大肆逞凶的地带。因为，再也没有清道夫一样的狼群，来及时消化掉一切可以产生瘟疫病毒的牲畜与动物死尸。冬天，没得到狼群处理的残尸，春天便开始腐



烂；长风浩荡那是诗意，不幸的是随风飘扬的都是瘟疫病毒，结局是牛羊一片片倒在河边与牧铺旁。草原上人都说：家有万贯，带毛的不算，就是指这种的惨烈损失。

在猎杀动物上，我们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从中国的皇帝嗜猎到罗马帝王的猎宴风情，从成吉思汗动千军围猎训练兵士，到欧洲王室迄今仍奉守的狩猎娱乐……枪击动物已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在人道主义讲演得最多的英国，它的公民都会在冬季到来之前，组织人马阻挡查尔斯王储的每年一次的猎狐行动，至今没有明显效果。

制止猎杀动物，给人与人之间带来了冲突；溺爱动物的保护，也给环保带来了新的课题。

我们的邻国日本岛，地少人多，有限的森林资源更是日本的最宝贵的财产。所以，他们对任何一片森林，都是处女般的爱护。

可是，近几年来，日本的森林管理部门突然间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：森林里的野鹿数量剧增，成千上万头在森林中奔跑的野鹿，肆意啃咬树皮不说，许多珍贵的林木幼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野鹿口上的美味佳肴。据日本森林管理部门提供的一份统计数字表明，鹿的危害已经到达了十分惊人的地步，一片4100公顷



## 盗猎揭秘

的林木在一年内就可以被野鹿群啃成一片光秃秃的平地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野鹿群有时越过森林向农民种的菜地发起进攻，往往一夜之间，就可以啃光田里的稻谷和马铃薯。

濒于灭绝的鹿群，现在已经演变成鹿患；日本政府迫于无奈，只得使出了最后一招：以狼制鹿。

可是日本境内的狼 100 年前就已经绝迹，所以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考虑引进中国西北的凶狠恶狼，有计划地加以繁殖和监督，从而使野鹿的数量得到控制。不过有些日本人对这一措施也表示担心，谁敢担保这些狼在如此丰富的食源面前不会繁殖的失控。

如果狼失去了控制，那么受到的威胁恐怕不仅仅只是动物了，连人也会成为其口中的美食的。

在兴安岭东北面的豁牙山大沟里，那里的农民年年为野猪进地糟蹋庄稼而苦恼不止。因为，在实施了 3 年的枪械法后，农民手里的单筒猎枪、火药枪，已经百分之百地被公安人员收缴，送进熔炉火化了。面对着一夜之间上百亩庄稼荡然无存的悲剧，手无寸铁的农民发明了一种愤怒的“炸子”，摆到野猪成群下山的田地里。只要野猪一咬，里面的炸药就会因挤压而引爆。有时，一个田地里竟然在清晨能捡到五六只半拉脑袋、血扯胡拉的野猪。农民们百思不得其解：国家让我们保护山上



的动物，我们照办了；可是山上的动物糟蹋了我们的粮食，国家应当给我们赔偿。为此，他们曾多次去过当地政府有关部门，那里的官员说他们此种想法是大脑出了毛病，拒之门外。没有办法，那里的农民，便在发明“炸子”之后，经常地在冬季邀请盗猎者们到山村行猎，而且家家是好酒好肉款待。闻讯赶来抓捕的林业公安和森林警察，每次都空手而归。因为，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。

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最近要开设一门新课程：动物权利保护课。

这门选修课主要讨论为什么人有而动物却没有的基本权利，人的一些合法权利是否能延伸到动物身上。开设这门课的律师史蒂文·怀斯说：现有的法律只是保护宠物不受虐待，珍稀动物不至于灭绝，但总的看，动物还是没有权利。50年来研究表明，一些动物，像非洲大猩猩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极高的智力。如果它们有人一样的智力，难道不应当享受与人一样的权利吗？

哈佛不是第一个开设这门课的学校。在此之前，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大学、西北大学等学校相继开设了动物权利保护课。但当地评论家认为，哈佛法学院的加入，使原本侧目的一些人会另眼看待。

你看，人类的一些道德已经进步到了让我们陌生的



## 盗猎揭秘

程度。

1988年，我们就制定了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。但是其中有一条款，大意是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以合理开放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。但事实上，当我们走进有些冠以森林公园、自然保护区或是濒危动物救助中心之类的地方，就可以目睹许多的违法行为；而这些违法行为，恰恰都受到有关部门的保护，导致野生动物保护法里的原则保护不了野生动物，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保护的却是销售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。这和草原上的盗猎行为区别在于，前者是披着法律的保护外衣，而后者是赤裸裸的调戏法律。

在辽宁吉林内蒙古三角地，我看到成卡车成卡车收购野鸡的贩子，谁也奈何不了他们；因为，他们手里有当地政府批准饲养野生动物的许可证，这没有错；问题是，他们从来就没有人工饲养繁殖过野鸡，而是拿着合法手续收购，然后将野生的雉鸡当成家养的大量出售，无执法人员过问。识别野生的雉鸡和家养的雉鸡并不难，也不需什么高科技手段或文化，只要一看它们的羽毛光泽就行了：明亮鲜艳的是野生的，灰色无光泽的是家养的。

另一种现象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索：在南方一个森林虎庄里，为了吸引游客，培养野性，每天二次将



小牛犊赶进虎群里，上演弱肉强食的场面。可是专家们却指出：以活牛引诱老虎猎杀，老虎根本不会学懂生存本领的。因为幼虎必须从母虎身上学习捕猎技能，如隐藏自己，部署行动，伺机出击……

而在北京一所艺术名校家属宿舍楼的三楼笼子里，堂而皇之地悬空养育着三只孔雀。我想，它们肯定能够活下去，问题是有谁知道孔雀不仅失去了飞翔本领，而且得了恐高症？

在文明的城市餐馆里，孔雀八吃 780 元、天鹅五吃 680 元，仅广州一处一天的蛇肉交易量就达到 10 吨……

人类的牙齿在咔咔作响时，将一条条生物链咬得七零八落；而乱捕滥猎的行为，又将这些残损不全的生物链，击打得粉碎；无理性的动物保护，再一次将它们送到新的断头台上。

带着这些矛盾的观点，4 年来，开着自费购置的 2020SG 吉普车，与盗猎者们在草原漫长的边境线两侧，逆山风、走古道，燃篝火驱寒于旧日抗苏军偷袭的散兵掩体内，废弃的炮台前披鹅毛大雪煮酒骂林业公安，一根风干的咸菜可视为传世佳肴，暗算官员公车狩猎轮胎可拔刀相见，仅就“狩猎”，还是“盗猎”两词的精确



## 盗猎揭秘

含义，不时引发出种种吵骂；争论中大打出手碟飞碗碎，血溅额头骨折小腿，洒洒边关泪湿前襟；呕气时枪击森林，有落叶如流星雨从树隙中滑过；藏匿时反穿皮衣毛朝外佯装死马死牛，森林警察与对手擦肩而过不知晓……

风雪 5 万公里，许许多多的所闻所见，它强加给我的思考，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盗猎行为，也超出了单纯的对盗猎者本身的谴责。

盗猎者，不再是惟一的揭秘主角。

在社会的进程中，人性有时比兽性还显得狰狞一些。



---

人对人的尊重还处在待开发的状态，现在又要与动物平等相处了；实现此目标，并不亚于人类自身解放所遭遇的一切艰难。我们初始困惑。

盗猎，没有长期的，也没有职业性的。

草原所有的盗猎者，都是季节性的，也就是临时性的。

因为，秋冬两季才是猎取动物的最佳时期。这是传统，也是规律。一是此时当年生的飞禽走兽已经体肥膘满，对人没有丝毫的戒备经验；二是猎取的动物不会因击中的铁砂高温而烂膛，便于长期保存待价而估；三是所有收购者，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这个季节悄然进入黑市。总之，寒冷不会封冻盗猎者与收购者的交易，反而为他们提供了保存、运输的天然条件。

但是，从我4年跟随盗猎者的经验看，盗猎的时间年年都在提前。1996年，进入猎场的时间为11月21



## 盗猎揭秘

日；1997年，进入猎场时间是10月2日；1998年，已经提前到9月11日。以往在12月隆冬时，从吉林、沈阳、河北进入草原收购野生动物的商贩，现在也相继在10月初便进驻黑市了。所不同的是，他们收购到的飞禽走兽，由于天气炎热关系，不再用卡车运走，而是在当地个体户开的冷库里租个空间储存，以便在天寒地冷时开始外运。何况，冬季收购一对野鸡价格高达30元左右，出手50多元；而秋季未入冬前收购只需15元一对；扣除每对野鸡冷库占地费1元，净得的利润是可想而知了。

1999年9月5日，他们来电话说，搜山行动又被一些人提前了，现在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枪声了，邀我马上启程。并且警告我行动保密。同时，我从别的渠道了解到：扎鲁特旗、西乌珠穆沁旗、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林业公安、森林警察、防火指挥部、公安局，今年都要在自己所属领地，严厉打击盗猎行为，同时制定出一套抓获后的处理标准：收缴盗猎交通工具，每人罚款1万，没收枪支弹药，以私藏枪支等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。

据悉：扎鲁特旗旗委书记开会宣布：为了遏制越来越疯狂的盗猎行为，局长级的人员，一经举报，就地免职。霍林郭勒市委书记上台的施政演说首条就是：任何官员不得在霍林郭勒地盘上进行狩猎，一经发现，立即